

王静 作品

阔 别 万 里 才 发 现
有 一 个 人 谁 也 替 代 不 了

我 们 之 间



一本久负盛名的治愈系爱情小说
感动千万人的文字盛宴

他颐指气使来抵御她出现后内心的怦然雀跃
她却常常连他脸上的一个表情都琢磨不透



有人看见了故事
有人看见了真相

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

我们之间



王 静 (作品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们之间 / 王静著. — 青岛 : 青岛出版社,

2016.11

ISBN 978-7-5552-4641-1

I. ①我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24268号

书 名 我们之间

著 者 王 静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那 耘

责任校对 魏丹丹

特约编辑 崔 悦

装帧设计 樱 瑄 李红艳

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32开(880mm×1230mm)

印 张 10

字 数 20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4641-1

定 价 32.00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建议陈列类别: 畅销·现代言情

目 录

1. 原来一切可以这样简单 / 001 /
2. 阳光充沛的房子 / 016 /
3. 下一秒就后悔的决定 / 034 /
4. 顾家的新人 / 049 /
5. 谁是楚钦 / 066 /
6. 一个周期的绝望 / 087 /
7. 过火的表演 / 103 /
8. 没有硝烟的较量 / 117 /
9. 那你爱我吗 / 134 /
10. 不堪的真相 / 150 /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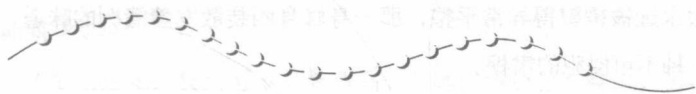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之间
献给 Sean，献给 James

目 录

11. 她终究还是来了	/ 161 /
12. 他果然在意	/ 181 /
13. 我们离婚吧	/ 196 /
14. 再见，顾振轩	/ 211 /
15. 回到那个定点	/ 221 /
16. 意外的延续	/ 238 /
17. 假如还有如果	/ 252 /
18. 最初的你我	/ 263 /
19. 我只是受够了分享	/ 278 /
20. 原来他一直在找她	/ 291 /
21. 我们之间，安心顾念	/ 306 /
后 记	/ 313 /

我们之间
献给 Sean，献给 James

1. 原来一切可以这样简单



徐安安几乎能听见冷气从空调肚子里涌出的声音，冷气变成潮湿的白雾，雾气散开，黏着她裸露的胳膊和颈子，她抖抖身体，仿佛为了甩掉身上此起彼伏的鸡皮疙瘩。

为了不让自己晕厥过去，她大口大口地喝杯子里浮满冰块的柳橙汁，直到杯子里只剩下浮面延绵的浅黄色泡沫。沁凉的液体在身体里短暂地停留后，即转化为汗液，细细地铺在她的脸上。她往洗手间跑了两次，深深呼吸，她以为这三年来，她再也学不会惊讶了。

她回来的时候，顾振轩依然正襟危坐，他微微仰起嘴角，就那么一下，徐安安左盼右顾捕捉了这个瞬间。在公司，顾振轩在台上讲话的时候常常有这样的表情。

他问：“你会答应吗？”

“我……不知道。”她看着对面的男人。他偶尔转过头看窗外的时候，她才会在这片刻肆无忌惮地打量他。他有高洁的额头，眼睛像两汪深深的泉，望着你的时候仿佛一眼就能将人看穿，坚挺的鼻梁下，

是一双紧闭的唇。当他开口讲话时，可以看见两排整齐、洁白的牙齿。顾振轩每周工作7天，每天至少12小时，每天仍然可以挤出时间到公司附近的健身房健身，或者在丽思卡尔顿酒店三楼的泳池游泳。他的衣服永远被烫熨得异常平整，那一身修身西装散发着清冽的味道，带着一种不可侵犯的肃穆。

徐安安有一丝晕眩。工作让她的世界变成了一个程序，按部就班又无限循环。玩笑和捉弄渐渐离她远去，生怕打破她钟爱的平静。

他忽然拿出手机打开相册，问她：“觉得熟悉吧？”

徐安安抬起头来看他手机里剪报的照片，笑容顿时凝结在空气中。

照片上她微露着牙齿，笑得像打了肉毒杆菌。那张照片生生打在她的额头上，搜索她原本变得模糊的记忆。两周前是她亲自把这张照片发到一个男性时尚杂志社的相亲专栏，只是当时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，更没想到被自己的老板看到了。

“既然我们都想结婚，我觉得你合适，你只需要考虑我合不合适。”

原来结婚可以这样简单。

徐安安感觉自己的灵魂出窍，一溜烟飞走了。人们窃窃私语，却还是让咖啡馆发出嗡嗡嗡低沉的噪音。她与顾振轩的音量仿佛被无限地放大，再放大，势必要在持久沉厚的噪音里横空而出，不然无从解释徐安安被震破的耳膜。

“可是我们相互不太了解。”徐安安故意压低声音。

“准确点说，我们已经认识五年九个月了。你想要一套房子，我想要一段婚姻，我们互相需要，对我来说这样的理由已经很充分。”

他说话时面无表情，眼神凛冽，似乎在谈一桩生意，只是把会议室挪进了咖啡厅。

徐安安习惯了执行老板的意思从不造反。

只是，有如一个灯火忽闪的瞬间，她的心让烧红的针尖狠狠挑了一下，这个结果是她曾经预料到的呀。她觉得有这种想法的女人在S城里满大街都是，比《行尸走肉》里的僵尸还猖獗，她们会像自己一样期期艾艾吗？

“事已至此，我大可不必装清高。”她告诉自己，端坐，听见自己用一种奇怪的声音说，“你明知道我是冲你的房子去的，为什么还要上当呢？”

他还是面无表情，事实上，任何表情的变化都能把徐安安喝到喉咙的橙汁呛出来。他说：“我喜欢直截了当，如果你觉得可以，那我们就结婚吧。”

她觉得嗓子仍然火辣辣地难受，继续将另一杯橙汁喝完，说：“以你的条件，你可以轻易找到一个想要跟你结婚的女人啊。”

他皱了皱眉头，是不是嫌弃谈判对手话太多了？可这毕竟是结婚啊。他说：“你要考虑的是你自己愿意吗？不用为我考虑，也不用着急马上答复我。”

“时间不早了，我想先回去，我答应了我妈回家吃晚饭。”她喝完第四杯橙汁，终于忍不住说道。

“那我送你吧。”

“哦，不用了，我搭地铁更方便。”

“你路上小心，我正好也要回公司处理点事情。”

徐安安点点头，看着顾振轩低下头签字买单，手指握笔鼓起大颗的关节，一如在办公室里的熟悉。

徐安安走出咖啡厅时，七月的晚上热潮渐渐散去，微微有些风，拂在她脸上像婴儿温暖的小手。她拎着手袋，走在城东区的人行道上，

前头是一波又一波急匆匆的脚步。她这样走着，直到百货大楼外的霓虹灯逐一点亮，倒映在往来的机动车玻璃上。

她在城东路上走着，一步一步，一瞬间就从12岁穿梭到了26岁。

她不知道顾振轩为什么要约她来城东区，这里的交通仿佛从来没有顺畅过，道路两边是密集的购物中心、电子产品商厦，人头攒动，背包都要抱在胸前走。现在她的世界里，已经没有人会来这里。

她站在百货大楼下怔了片刻，然后决定走进一楼的面包店。

以前她跟陈瑜经常来这儿，那时候这家店就跟陈瑜家开的似的，一放学她就争分夺秒地拉着徐安安来排队买刚刚出炉的菠萝包。十几年了，面包店居然还开着。徐安安独钟浓郁的芝士蛋糕。那时候的徐安安连购买一颗芝士蛋糕的财力也没有——从懂得自己的家庭并不富裕的时候开始，她就变得节俭和乖巧，通常都是陈瑜一把把她推到一边，抢着买单。

那时候的陈瑜还剪了一头短发，皮肤被亚热带的阳光晒成了小麦色，宽厚的双眼皮，鼻子小巧挺拔，嘴唇饱满，常常无意识地嘟着。16岁的陈瑜个头已经蹿到168厘米，腿长身短，仿佛光剩下腿了，可惜常年被包裹在厚重的校服里。

也奇怪了，他们明明就有一套日系校服，白衬衣、百褶短裙，冬天再套一件黑色小西装外套，随时都能拍一部唯美校园爱情故事，可是他们从来不穿西装校服，反而拣那套厚重的运动服，不分春夏秋冬地裹着，男生女生都一样。重点班的女学霸常常觉得自己是来拼智商的，只有普通班的个别残花败柳才一天到晚把裙子改到包臀，白衬衣上的纽扣总是从第四颗开始扣起。十几年后的同学聚会，略施粉黛，贴身的衣服勾勒出起伏的前胸，修长的小腿被掀出来，男生冷不丁发现当年班上还有几个美人，才后悔小时候没下手。

陈瑜的妈妈是他们的高中——实验学校的教导处李主任，也是剪了一头齐耳短发，徐安安怀疑陈瑜的短发是被迫剪的。李主任从来不化妆，却常年抹一嘴暗红的唇膏。李主任常常盯着男生的头发和女生裙子的长度，看到达不到标准的就请去主任办公室“喝茶”，所以大家见到李主任都躲着走，管她叫“李莫愁”。

有一次上完体育课，李莫愁迎面走来，徐安安提醒身边的陈瑜道：“李莫愁来了。”

陈瑜面有难色地看着徐安安，说：“安安，别说了，李莫愁其实是我妈。”

陈瑜第一次告诉别人自己与李莫愁的关系，于是陈瑜在徐安安的世界里开始变得不一样。那一年是她们认识的第三年，她们考进实验学校之前就在同一个初中，但是三年说过的话加起来还没有高中一天多。

陈瑜的爸爸是区教育局局长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是教师，算起来也是教育世家。

她们在实验学校度过了无忧无虑的三年高中，后来在城市大学读书，只有假期回来帮衬这家面包店。

大学毕业，陈瑜家搬去华侨城，再后来赴美读书，就没有回来过。

徐安安再没有自己一个人来过。面包店的店面重新装潢，顾客还是如从前一样的多，她想，来帮衬的多数应该是实验学校的校友。

她让面包店的妹妹打包了四个芝士蛋糕，她从小爱吃的最普通最简单的那一种。

正在这时，李云皓来电，她才想起他先前也打来过。

李云皓是她大学同班同学，也是大学唯一一个还保持联系的男同学。

“徐安安，手机是摆设吗？”对方气呼呼地问道，不等她说话。

“哦。”她不知道如何回话，干脆含糊过去。

“在哪儿？我去接你。”李云皓没有追究，但他有如男友的举动，常常让徐安安迷惑。

还不到十分钟，李云皓就通灵般地出现在徐安安面前。今天见到这个人，徐安安莫名松了口气。

“安安，你怎么了，脸色怎么这么差？”人们总喜欢看别人的脸色。

“还好吧，不要紧的。”她忙了一天，还指望她面若桃花？

“你怎么总是不好好照顾自己？”

“我没事的。”

“总是让人很担心。”李云皓挠挠她的头发，这样的亲昵让她无所适从。

徐安安嗔道：“云皓，够了哦。”

“徐安安，只要你一天不结婚我就抱有希望，即使结婚了，我也绝不会放弃的。”这样的话李云皓已对她说过很多次，几乎每一次严肃或者不严肃的谈话，他都有本事把结局安排成这样。

“云皓，我可能要结婚了呢。”

徐安安把心里那个声音放出来，就像把一个重型包袱嘭地扔给了李云皓，她轻松了一些。

李云皓脸上的嬉笑立刻止了，像吃了口苍蝇，他把徐安安的手腕握得生疼，说道：“你说真的？”

徐安安见他反应过头，进而有些滑稽，大笑起来道：“当然是骗你的咯！”

“安安，什么都可以开玩笑，就是结婚不能，明白吗？”

“明白！你真的很长气哪！”可是她不明白，在顾振轩看来那么

轻易的结婚这件事，到了李云皓这里却变得严肃，甚至有些沉重。

“上车吧。徐妈妈让我去你们家吃饭。”

“我就知道。”她翻了个大大的白眼，终于明白为什么妈妈从她早上出门就开始三令五申，晚上一定要回家吃饭了。

车子开到徐安安家楼下，这是一幢矮小、锈迹斑斑的农民房，徐家一家三口在这里住了十几年。那小楼也开始厌恶自己，满身乌糟糟的霉迹，自暴自弃地窝在四季不见阳光的角落里，丝毫没有改变的迹象。

徐安安常常回想起小学四年级，那时候她才刚刚转学到S城。

那时候徐家一家住在城北山脚下的石棉瓦房里，夏天没有空调，徐安安热得一身痱子，像个小苦瓜。7月份台风肆虐，雨水连着山上的黄泥，从他们家后面流经卧室、客厅、厨房，一直在门前的下水井盖汇合。

徐安安从来没见过这种大场面，哭得没鼻子没眼，吵嚷着要回老家去，说老家至少有楼房，至少没有“黄耙耙水”。但她不知道，黄泥巴水浸泡的不仅仅是她瘦弱的小腿，还有爸爸从老家发的几吨红枣。

她这么一闹，妈妈也跟着哭起来，爸爸站在滴水的门檐下抽完一包烟，一夜之间，爸爸的头发都急白了。

上学第二天，老师让她填写家庭住址，她根本不觉得那个石棉瓦房就是她家。

课间，一大帮女同学围绕着她问：她从哪里转学来的？因为徐安安有不同于她们的两个特征：不会说粤语，普通话也说得分不清音调。比如说狐狸，徐安安老说成虎狸。但是她们还是很快接纳了徐安安，因为跳绳的时候，徐安安总是第一个抢着牵绳，轮到徐安安发放课间餐的时候，她总是多给小姐妹们一个酸奶或面包。

徐安安虽然穿着略土，但长了一双好看的丹凤眼和一张绷得紧紧的巴掌大的鹅蛋脸，皮肤粉嫩得能掐出水来，所以小姐妹们还是给徐安安封了四年级（1）班四大美女之一的称号。玩美少女战士的时候，徐安安又受封水野亚美战士，她双腿叉开与肩同宽，小手握拳，斜伸45度到正前方，学着小姐妹们大喊“变身”，然后她仿佛看见自己变成穿蓝色水手服的水野亚美，月亮的光辉从她头顶倾泻下来，徐安安觉得自己一定美疯了。

徐安安常常到小姐妹们家里玩，她一直以为她们都跟自己一样住在流淌着黄泥水的石棉瓦房，谁知除了自己，其他美少女战士家里都像宫殿一样，不仅仅大，客厅还有宽大的真皮沙发，电视机前的顶上挂着大红灯笼，还有公主床，各式游戏机和吃不完的进口零食。

到了徐安安生日，美少女战士们都提议要去水野亚美家里开生日会。徐安安慌急了，幸亏她急中生智，说徐妈妈特别凶悍，就让她好好学习，不允许她跟其他的孩子玩，更不可能让她装美少女战士。

月野兔作为众美少女之首，发话了：“那你至少要告诉我们你住哪里啊。我们是一个集体，知道吗？”

水野亚美随手就指了指南边的一个住宅区，说：“喏，就在那里。”

另外一个美少女战士狐疑地指着北边，说：“不对啊，你每次放学不是朝这边走的吗？”

徐安安的脸刷地红了，还在用急智硬撑道：“我外婆住那边，我每天要先去她家吃饭，等我爸妈来接我。”

美少女们半信半疑，徐安安知道自己算是蒙混过关了。

直到有一天，放学后她一个人走回家，没想到美少女们在她后面跟了一路。

第二天，徐安安回到学校，发现大家都变得很奇怪，没有一个美

少女战士愿意跟她说一句话，课间也不找她跳绳。

下午的时候，她收到了一个大大的信封，信封上面用粗黑笔写着：石棉瓦房、石棉瓦房、石棉瓦房……大骗子、大骗子、大骗子……

她打开信封发现，里面是圣诞节那天徐安安送给美少女战士们的贺卡。当时特别流行美少女战士图案的贺卡，她还用心地为每一位战士都选了本尊的贺卡。如今被撕得粉碎，她隐约还看见她认真的笔迹，那是她用一个月的零用钱买的，为了这些贺卡，她一个月没有吃小卖部的咪咪虾条。

徐安安的眼泪滴进信封里，砸在粉碎的纸片上，上面黑色的墨迹晕染开，变得模糊。

她再也没有资格当美少女战士，水野亚美变成了另一个女孩儿，当然，四年级（1）班四大美女之一也就没有她了。美少女战士们甚至怀疑她已经来了月经，看她那么会撒谎，说不定三年级就来了月经。

“我没有。”徐安安委屈地说。小学女生真的很奇怪，这让后来的徐安安很不解。比如说以矮为美，谁都不愿意排最后一个当傻大个，甚至佝偻着背装矮小；比如说以来月经为耻，仿佛来了月经就再也不是纯洁的小女孩了。

“谁信啊，连自己住哪里都可以撒谎。”当中最胖的一个美少女战士终于找到了食物链最底端，站在月野兔身边朝她厌恶地翻白眼。

李云皓小心翼翼地把车开进狭窄的巷子，技艺娴熟。车子靠近墙角，突兀地停着，看起来就昂贵的锃亮车身与旁边斑驳的墙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他在徐安安眼前晃晃手，说：“嘿嘿嘿，想什么呢那么入迷？”

“我在想，你是何苦呢？我们这里可不欢迎你这样的二世祖。”

徐安安讥笑着说完，觉得自己的牙齿都酸倒了。

李云皓早就习以为常，他的克星理论由此衍生，普天之下能降得住自己的只有徐安安一人。

“你们总算回来了，菜都凉了。”才到门口，徐妈妈就娇嗔道。

徐妈妈厨艺非凡，李云皓常常挖苦徐安安没有得到传承，也不及徐妈妈的姿色与气质。

“阿姨辛苦了，我总是来蹭饭，真不好意思。”

徐妈妈听了，乐上眉梢，说道：“阿姨不辛苦，给安安做饭没有一点成就感。”

徐爸爸接话道：“你阿姨就喜欢你来家里吃饭。”

连平时不苟言笑的徐爸爸也被捕获了。

李云皓顺杆往上爬地道：“我也最爱阿姨做的菜，我觉得阿姨前世应该是我妈。”

面对这样的谄媚，徐安安不知道如何招架。眼下这一家子的和谐让她不安，也许是她该死的无力和不作为怂恿了李云皓。

徐家一年四季无论白天黑夜都开着日光灯，小楼夹在密集逼仄的楼群中，旁边的楼房挡着阳光，像揭不开的天幕。

徐家父母常常因此对来往的客人表示歉意，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对李云皓说过这样的话，云皓也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外人。

吃着饭，徐妈妈问：“云皓，你觉得我们家安安怎么样？”

徐妈妈，让徐安安万般佩服的徐妈妈终于还是说出口了！

“妈你真是的，人家有女朋友的，我们是最好的好朋友，明白吗？”无奈之下，徐安安只好抢着回答，故意不看李云皓脸上近乎石化的表情。

徐妈妈掩饰不住失望，只得装作合情合理地说：“有空带来，让

阿姨看看。”她百思不得其解，女儿与李云皓走得亲近，她不是看不出李云皓的意思。冷不丁得知这个“噩耗”，徐妈妈心里却越想越不是滋味。

李云皓走后，徐妈妈问女儿：“你跟云皓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“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们就是好朋友。”

“云皓是个好孩子，看得出他是喜欢你的。”

“妈妈你不懂，我跟他是没可能的。”

“为什么不可能？你这就奇怪了，没可能还走得这么近？”

“妈，你可冤枉我了，是你总让他来吃饭的。”

徐妈妈接不上话，心里还是有点难过，又对徐安安说：“没有可能就别走那么近了，人家都有女朋友了。”

看到妈妈微蹙的眉头，徐安安不禁心里一酸，咽了一口口水，脸上笑嘻嘻地揽着她，说：“妈妈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的。”

女儿没经历过叛逆期，同龄女孩子染了通红的头发，乳臭未干就跟男孩子大摇大摆地谈恋爱，而那时的徐安安一心读书，样样功课都是优。徐妈妈仿佛不费吹灰之力就养大了徐安安。女儿出落得要模样有模样，要能力有能力，只是现在眼看就满26周岁了，却还没有结婚，甚至没有结婚对象，当妈的总不能等到女儿30岁再来着急吧？这件事像扎在徐妈妈喉咙的鱼刺，一天不除，喝水都疼。

“你如果有想法，就跟妈妈说说。”

“我一直想问妈妈一个问题。”

“什么问题？”

“对于你来说，结婚的意义是什么？”

徐妈妈笑了：“你这孩子今天是怎么了？”

“跟一个陌生人生活在一起，还得生个孩子，以后照顾、教育孩子，每天操心一大堆烦琐的杂事，因为鸡毛蒜皮吵架，有的甚至还离婚了。”徐安安若有所思地道。

“是啊，孩子都26岁了还不让我省心。”徐妈妈用食指戳着徐安安的额头道。

“老妈还真讨厌。”徐安安撒娇道，把头靠在妈妈肩上。

“女人一辈子，找一个对你好的男人结婚，为他生个孩子，互相扶持到老，才算是完整。妈妈不求你富贵，只希望你平平安安过一辈子。日子是过给自己看的，记着，你要嫁一个体贴你的人。”

“嗯。”徐安安不知道妈妈为什么泪水盈眶，她故意视而不见，因为她常常不懂得面对妈妈奔放又细腻、让人尴尬的情感。

“明天要加班不？不加班的话你就多睡一会儿，我给你炖乌鸡汤。你看看，小脸都熬瘦了一圈，工作还是不要这么卖力的好。”

“不加班，但是我约了小宁。”

顾小宁是徐安安的大学室友，她们与陈瑜、李云皓同在经济系，陈瑜在1班，他们三个在2班。徐安安本来和李云皓并不熟悉，如果不是因为陈瑜，她跟李云皓大概整个大学都只是混个脸熟。大学毕业后，陈瑜留学美国，顾小宁留在香港读商科硕士，大学毕业的徐安安先在家里宅了三个月，后来因为顾小宁的介绍才到了她哥哥顾振轩的互联网金融公司。

顾小宁常常后悔继续读书。

“得不到的总是最好的，我羡慕你还来不及。”徐安安对她说，“读书的时候可以什么都不想，生活单一，目标明确，不像现在，我不知道每天的忙碌是为了什么。”